

## 文學類大專社會組佳作 林淵智

### 誠實

我從來就不是一個誠實的人。

從裝作了解的敷衍應和聲、上課似懂非懂、奮筆疾書的樣子，我的生活總在隱藏，就連我耳上之物都是極其完美的黑色保護色，隱沒在髮梢連著髮梢的巨大黑色斷層裡面，平滑堅韌，有誰想觸碰都難以逾越，一條蜀道橫亙在我與外頭，黃鶴之飛尚不得，猿猱欲度愁攀援，正適合一個毋須語言的世界。外頭黃土飛起，密徑通林，我隱身在正常的迷彩裡面，在一個地雷遍地的叢林裏面，做一個看似正常的普通人。

畢竟，對世界誠實的風險太大，我只能稍微縮小範圍，讓世界對我誠實，而將我自己藏在更深的地方；像一場沉眠時的夢境，可以在夢裡遇見戰爭、遇見末日，也可以僅僅只夢到一隻在標本館裡飄飄蕩蕩，即將掉落在標本臺上的蝴蝶。讓那些純真與殘忍同時翻開它們的牌，在我眼前推下所有賭注，賭上整個夢境的崩解。但只要醒來之後，一切便留在夢裡面，豪賭與傾敗、奢侈與頹唐，都留在夢裡面。不管我說或不說，只要我想，它就永遠可以是一場夢。

記得小學鄰座女孩在開學第一天，便對我伸出她纖細的手。而我只伸出了兩隻手指象徵性的勾了一勾，便縮回去課桌椅中線劃分的國界，冷戰與對峙從來不是偶然。失去了對父母聲線的習慣，我便回到了原初的失聰樣子。那之後有很長很長的時間，我對於她或其他人所運用的語言只是諾諾以應，我不想耗費如此巨大的心神在我還不覺得重要的事情上，卻也不想讓人以為我傲慢。所以雖然許多人總對我釋出善意，我卻總以某種隔閡式的靠近，試圖在社交與自處的平衡上，找到立足點。

那時，我的聲音分類僅僅只有窗外的鳥啁啾、粉筆擦過黑板的刺耳聲響，還有鐘聲。四拍四節，十六聲響過，便是滿山遍野的學童吵雜聲響過校園。我總厭惡著那些聲響，每當下課，我就會拿下電子耳，將自己重新帶回趨於無聲的境地，然後拿著繪本或是故事書，躲在屋頂，甚至於遠遠走過操場的一棵校園角落的老茄苳樹下。樹很高、樓很高、對小小的我而言，只要不是我的事物，都是如此巨大，抬頭便可以覆蓋我的全部，彷彿我就是世界的所有格後面那個卑微的名字。

那些陰影下的故事養了我的童年，我的名字像日晷般地繞過日子的年輪，一圈一年，一年一歲，一歲過去，睜眼閉眼，我便如此長大，迅捷地我措手不及。

過了一陣子，到了小五。因為總習慣拿下電子耳，回到聽不見的狀態，我常常錯失上課鐘聲，下課時間總是像殘燭顯短，太陽的軌跡尚看不出任何位移，時間便這樣燃燒

到盡頭，我卻往往渾然未覺，也因為這樣挨了不少罵。老師們往往無法理解為何我要拿下讓我聽見的電子耳，由他們心裡思路一路傾落，便猜測我是那種教育困難卻又不願意配合的學生。我也僅僅才小五，還不懂得如何對別人的眼光釋懷與闡明自己，於是在再三哭求後，我向媽求來了一隻電子錶。

那時，電子錶還算是某種新奇的玩意，求來後隔天，我戴著它走進班裡，手抬地高高的，彷彿怕沒人看到一樣。早修時我手錶便被要去，在班上傳了一個上午，時不時還有按壓設定的滴答聲傳出，我心懸得高高的，深怕被老師沒收。午休後，它總算是回到我的桌上，然而鏡面卻被刮出了幾條裂縫，我的眼眶留不住淚，便陡然衝出了教室。我聽見老師從我後頭遠遠傳來的呼喚聲，卻不打算回頭，那時的我還不知道順從，便先學會了叛逆，面對世界的刺、世界的傷、世界張開的利牙血盆。

我爬上了通往屋頂的安全梯，將門反手關上，坐在對外的女兒牆上，雖然是平常坐慣的地方，但我的確沒看過上課間平靜的景象，校園裡所見之處只有天地間的空曠，日子低垂而陽光灑滿眼底，像一片夢的草地鋪演時間的敘事。

我拿下電子耳，眯起眼，試圖看清那些幻覺，彷彿看清一切與看輕悲傷彼此之間是有聯繫的，情緒是多餘之物，我分明知道，小學生的我卻還是有著某種近乎愚蠢式地倔強，然而控制終究是我無法到達之地。於是我僅僅只能記得啪搭掉落的大珠小珠，落到錶上，便順著曲面掉在地表，我看著匯聚後的水漬，正午的炙熱讓它瞬間蒸發，留下一個黑黑的圓點。我想起我更小時候廟口的香爐，繞境完洶湧的人潮散去，便只剩餘香爐周圍一圈泛著夜色的香灰覆蓋在地板上，差別不過一則以熱一則以冷；我記得我總會蹲下身來，用食指戳戳那堆香灰，雖然看來毫無意義，不過是孩子的好奇心發作。有些香灰剛落正燙著，我觸摸後便反射動作地迅速收回，然而次數多了，卻總有那麼幾次使我燒傷，這段記憶至今我仍片段式的記得，然而無論歷史怎樣模糊，曝曬的炙熱依舊刺灼，無論是屋頂上的鐵瓦、還是香灰裡火的來生。

我想起這段往事，不自覺的伸了手指過去淚水形成的黑點，碰了一碰，出乎意料得燙，我收回手，上面卻已經起了個小小的水泡。

安全門突然打開，我看到在教室坐我隔壁的女孩打開門，看到我時，驚叫了一下我的名字，正要踏出來時，卻看著外頭的陽光縮了一下，但還是踏著遊移的腳步向我走來，坐在我旁邊的牆上，雙腳懸空，輕輕扣著牆外的磚壁。我戴上電子耳，轉頭看著她。

「老師很擔心你，叫大家跑出來找你耶，趕快回去吧。」

「我才不要。」我別開視線，對於一個年少的男生而言，被一個女生命令是一件罪無可赦的事。某種年少的血性，無知的倔強，現在想來依然令人發笑。

「等等為什麼你知道我在這裡？」我從來沒帶人來過，加上這裡如此隱蔽。她怎麼可能會知道我在這裡。我思忖。

「因為我平常都會看到你跑來這裡啊，有一次我跟你上來，看到你拿下那台機器，」她指向我的右耳「想說你應該需要安靜，就沒打擾你，就下去了。」

「但當你不見我就知道你大概又跑來這裡了吧。」她笑了一笑。

我突然不知道要說什麼。但她似乎也沒想把我拉回去的動作，我們就此陷入沉默。

「其實啊，我覺得你那個很有用欸。」漫長的無語後，她開口。「我常常覺得有一些男生很白癡又很吵，但又不能讓他們不說話或靜音。」她伸出手，做了個按遙控器的姿勢。

我轉過頭看著她。

「所以啊，我常常想著，如果我的耳朵是開關式的，那有多好，像電燈一樣，想開就開、想關就關。」只見她將雙手分別伸向雙耳，然後蓋住。她的指甲修剪得長而平整，上頭卡著一些開門時刮下的鐵鏽。「所以啊我很羨慕你呢。」

我用鼻子哼了一口氣，明明有更多更艱辛的事情她不懂，比起這樣的好，我更願意接受她認為的壞。想起那些生活逼迫的腳步與我的苟且，我的眼眶又開始泛起了淚。

她慌了神，往後挪了一挪，便掄起袖子往我的眼睛揩了過來。我別頭躲開她，身子晃了一晃險些掉落。她似乎也嚇了一跳，伸手抓住了我。

「不管聽不聽得到，你永遠是我的好朋友，」我穩住身子以後，她堅定地看著我。

「而我也想當你的，好嗎？」

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聽到有人對我下著這樣的承諾。我看見那些山路開始拓寬，木橋相連。鳥飛過天，猴渡棧道。很久很久以後，我才知道那是某種跡近於初戀的感覺。而正是這種青澀的感覺，突然讓我覺得我可以開始對於一切誠實，或者至少開始學著誠實。

世界開始以一種錯位的形式構築成另一個樣態，彷彿艾雪的幻視建築，我的思緒開始繞著階梯走動，雖然依舊紛亂，但卻開始成了一種穩定的循環。

「好。」

然而，無論是否有意識或是無意識，在我記憶中，那一聲好永遠清晰而明朗。

後來，小學畢業後，她因為跟我考上不同的國中，我們便不怎麼見面，只有偶爾透過訊息對話，或是貼文得知對方的近況。再後來的高中、大學生涯裡，我們都各自有新的際遇，也慢慢地就此不說話了。

大學以後，某次我坐在宿舍的陽台看著星星，卻看到另一頭一個男生攀上圍欄，似乎是要跳樓的樣子，我緊張地衝過去將他拉了下來，一陣拉扯過後，我們氣喘吁吁地倒在地上。

「為什麼要救我下來。」他的眼淚晶瑩，一邊哭著一邊質問我。「我的人生過成這樣，我幹嘛還要繼續活著？」

眼淚滴答落了下來，我順著下看，地面上許多黑點錯落，彷彿我們所站之地雨季提前來臨，我碰了一碰，抬起頭來，看著他。

「不管你人生落拓到何種地步，總是會有契機的。」

「在那之前，我可以當你的朋友嗎？」

我伸出手來，緊緊抓住了他顫抖著擦淚的手，用力將他拉了過來，不顧髒地抱了他一下。

在肩與肩交錯的那剎那，我突然看見原先深沉的夜空變為明亮的白晝，而與我擁抱的人，香味與她是這麼相似。

我想，這次我終於可以成為一個誠實的人了吧。